



■ 開明文學新刊 ■

殘

陽

靳以著

陽 殘

版 初 月 一 年 五 十 二 國 民
版 五 月 三 年 五 十 三 國 民
角 一 元 二 幣 國 價 定 冊 每

印 刷 者	發 行 者	著 作 者
開 明 書 店	代 表 人 開 明 書 店 范 洗 人	靳 以

印 翻 准 不 * 權 作 著 有

目次

檻	一
夜	三
巨輪	三
殘陽	八〇
賣笑	一〇九
凍寒中	一三六
聖型	一五六
隕	一八一
獨生者	二二〇
晚夏	二二九

檻

柳明醒來的時候天是纔亮起來，外面在落着急雨。這一夜他是苦惱到極點了，不知道是一件什麼東西緊緊地箍在他的頭上，是那麼有力地擠着，好像他的腦子都要成爲扁平的了。他想叫出來，他的嘴像是已經不能出聲；想來動着身軀和手脚，也像是失去了動轉的能力。他苦痛地忍受着，得不着一刻的寧靜。他時時有着反抗的力量在心中潛伏着，只是一點也不能發出來。他只能從嘴裏哼出不成語句的呻吟，他好像覺出來在他頭上的是一個鋼的圈子，——還是在一分分地縮小，一直到使他再也不能忍下去的時節，他是拚了所有的力氣大叫了一聲，於是他自己隨着就醒了。

夏日裏，急雨是常有的事，所以他仍然安穩地躺着。（一時間他已經忘記那使他苦痛了一夜的惡夢。）因雨而有的風，從窗口吹了進來，使他覺到難得的涼爽。（這時候他

記起來昨夜入睡時的悶熱。他適意地望着帳頂，他的心平勻得如一張白紙。他什麼也沒有想，他只是望着一隻撞着帳頂的蚊子。他十分感興趣地看着，把兩隻眼睛緊緊地隨了，他看着它那吸飽了血液的珊瑚紅的腹部，他好像還能看到它的輕翅和細足。他甚至於也看出來它是在煩躁着，因為窗外的光亮引着它。它想飛出去，就什麼也不顧地頂撞着。他同情這個微小的昆蟲，他生出了極大的憐憫之感，他幾乎覺得自己的頭也痛了起來——是的，他是真的感覺到他的頭不知道爲了什麼東西箍得疼痛着。

一翻身，他在牀上坐起來，再把腳朝着帳口那面轉過去，就伸到外面。他坐在牀沿上，左腿和右腿一前一後地蕩着。他忘記了爲什麼要這麼快起來了。把眼睛從窗口那裏望出去，正看到鄰舍的房頂，屋瓦爲狂雨擊打着，一陣風，吹亂了斜射下來的雨腳，捲過去一片像烟霧一樣的水點。那些落了下來，順着簷瓦的溝淌了下來，迅速地滾着，翻着，像是十分忙迫的。

他又記起來受着擠壓的頭，就急急地站起來，順手拿過來一件綢質的睡衣披上，走

到鏡子前面。在鏡子裏面映出來的正是一個纔只三十幾歲的中年人的一張臉，在那顯著的鼻子尖端上，有三個或是五個小的紅點。鼻孔裏露出了黑色的毛尖，想是由於翦拔或是過度發達的原因。他的一雙眼睛並不是在正常的態度之下，有一點在扯着，很不十分好看的。兩邊的顴骨很容易爲人看出來，從這上面也容易使人知道他的能幹。在頭頂上，卻是一頂小睡帽。他就清晰地記起來這一夜的苦痛，他用力地把那頂小睡帽摘了去，——天呵，在額上已經清楚地印下了紅色的痕迹，（他的眼睛立刻就不像有什麼在牽着了。）雖然是紅色，還有着擠壓的紋路。他的頭立刻像是被解脫了，他氣憤地把那頂帽子丟在地上；可是看到它沒有一點損傷，就拾起來又丟下去，——它仍然是完整地躺在地上。這惹起來他更大的忿怒。他用力地扯着，聽了一聲響，一頂帽子分成兩片，他纔滿意地停住了。

「昨天晚上！我怎麼會把這樣小的一頂帽子戴上？」他問了自己，他很有一點莫明其妙的樣子。他就坐在一張沙發裏，極力地思索着。於是他想到了在戴着の時節，曾經是

用過一番力氣，那時候他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把它戴上去，絲毫沒有想到他自己將忍受什麼樣的痛苦。

睡在另外一張牀上的妻好像是爲他驚醒了，模糊地問着：

「什麼事呵，這大清早——」

「你不知道我的這頂睡帽，不知怎樣一來就小了，要我受了一夜的罪……」

「你是說你那頂睡帽麼？」妻的眼睛睜開了，「我昨天告訴老媽子替你洗一下，那上面的油泥太多了。回頭再說吧，這麼早，六點鐘也不到，再睡一下吧。」

妻說完了真就一轉身又睡起來。他就始終沒有再睡下去的心念，慢慢地走到陽臺那邊的門前，佇立在那裏，望着打在玻璃窗上的雨水急促地流下來的姿態。最初他是想到每日晨間在陽臺上的十分鐘柔軟操，（這是他自己爲自己規定的，他是那麼一個喜歡衛生和空氣的人。）但是急雨阻礙了他。他的心中正自有一點不快，卻好像爲那流着的雨水給沖開了。不止這樣，還像是沖開了在胸間積壓了那些許多天的悶鬱。他舒暢地

吐了一口氣。

他回過頭去，望了睡着的妻，在她的那張牀傍，放了一張有着欄杆的嬰兒牀，那裏面睡了纔出世六個月的他們的第一个孩子。但是這一切景象卻只使他感覺到滯笨，他不喜歡他們，他甚至於覺得室內的空氣都被他們的呼吸變成沈重的了。這使他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着，可是他一直也沒有說出來過，也許他以爲是不屑於把這樣的事說出口。

他想他不該間斷他的晨操，（他永遠記着他該有健壯的身體，）他就在他站立的地方起始了，最初是三次深呼吸，他呼出的是污濁的炭氣，可是吸進去的也許是更污濁的炭氣。無論如何他卻是忍耐地做過了。然後他把兩隻手臂向左右平伸了十次，向前向上向下又各伸了十次。他向左一次又向右一次地扭轉他的頸子，再轉動着腰身，都做完了以後他就兩手叉着腰，起首跳躍着。受了間斷的意外的壓擊，樓板發出洞洞的聲音，已經發着平勻的鼻息的妻，突然醒轉來問着：

「天呵，你這是做什麼？」

這句話並沒有發生一點效力，也許他正是十分專心地跳着，沒有聽到她的話，她就
把聲音提高一點說着：

「喂，喂，我同你說呢，這麼大清早，你這是幹點什麼？」

他把頭微微地轉過去一些，並沒有停止他的動作，回答着：

「我作柔軟操，每天都是這樣的。」

樓板的聲音並沒有停止，這好像是激怒了她，用右手支撐起上半身來，幾乎是輕輕
地喊叫着！

「這是房裏呵，你不能這樣亂鬧，驚醒了孩子，孩子要生病的。」

她不只是喊着，還用手槌着牀，他停止了，把臉轉向了她的兩隻手還是叉在腰上，理直
氣壯地說：

「你想想，孩子的身體要緊，我的身體就不要緊麼？我——」

他還沒有說完全了這句話，睡着的孩子果然哇地一聲哭起來了。她驚惶地下了牀，

把小孩子抱起來，一面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，一面把衣扣解開了，把奶頭塞在孩子的嘴裏。

「你能說這是我把孩子吵醒的麼？你自己拚命在那裏槌着牀，把孩子嚇醒了。在這個家庭裏，我好像是一個頂不適合的人物，你沒有時候不來管束我，要我什麼事情都聽從你，不容我自己一點存在。我受了一天的辛苦，回到家裏，想來好好休息一下，你也不能使我如意。到半夜，這個孩子就哭，你怎麼不把他管得好一些，不許他晚上哭鬧——」

她像是一點也未曾注意，任他自己站在那裏囁咕着，這時候她只是專心地看着孩子紅潤的圓圓的臉龐，兩隻眼睛是黑沈沈的。頭髮是微黃的，稀疏的，柔順的，像纔從土地中生了出來的細草。這是她的希望，這是她的將來，這是她的一切……

也覺得把話過於說得多了的他，忽然記起來他還該有三次深呼吸來結束他的晨操的，便停了嘴，又把臉轉向窗口，把兩隻手向左右畫着半圓形，腳跟也提起來，開始把空氣吸入又呼出。他是這樣正正經經地做過了三次。

他靜靜地站在那裏，他的心可是在焦躁着，房中的空氣是那麼滯重地壓着他的心，他渴想着外面的天地。只是隔着兩扇門，情形就全然不同了。他想：爲什麼他不能打開了門，就站到外面去呢？他不願意停留在這樣的家中，他時時感覺着心的窒息，他纔把手拿了那門柄，妻就這樣問着：

「你又是想幹什麼？」

這句話使他不好回答，他只有把手縮了回來，兀然地站在那裏。他不去回答妻的詢問，也不再和她說什麼。他早就知道，在一個女人的面前，自身的一點點小放任全被剝奪去了。

雖然沒有回過頭去看，他也知道妻定然是又睡下了。他真不知道這些女人們活着是幹些什麼的？從來也不想用自己的手和自己的精力，寄生一樣地爲男人生孩子，只求舒適而平凡的生活。忽然他記起來夜間嬰兒的啼哭，那時候他是被驚醒了，他隱約地聽到她那低微的眠歌和拍撫，於是他就想到了，也許是疲困使她不能像他一樣地這樣早

就起了牀。

他提着腳跟輕悄悄地到隔壁的房裏洗過了臉，隨後又走進來，從衣袋裏取出烟斗和油布的烟包，向着樓下的客廳走去。

走在樓梯上的時候，他已經裝好一斗烟點起來抽着了，做着醫生的他們，好像沒有一個人沒有烟的嗜好的。也許是爲着在終日和愁眉苦臉的病容相對之後，該有一點像這樣方便的消遣，也許真的是以爲可以抵抗不知何時侵入的病菌。

把一口煙吸進了之後，他頓時感覺到心胸寬敞了。他得意地把白烟細細地從嘴裏吐出來，看着它留在空中，像秋天的佳雲一樣。他走到樓下，纔跨進客廳一步，就看見父親正端然地坐在一張沙發裏，好像是等待着他的進來。他想退回去也來不及了，就像機械一樣地說着每天早晨相見的第一句話：

「您昨天晚上睡得好麼？」

坐在那裏的老年人並沒有吐出一個字來回答他，只是在鼻子裏唔了一聲。他是正

在那裏玩賞前幾天收來的一幅宋人手卷，帶了眼鏡，出神地端詳着。當着他走到近前來，他突然像纔想了起來似的把眼睛翻起來望着他，着重地在看了他的嘴和啣在嘴裏的烟斗。於是他仔細地把畫放到條桌上，兩隻手背在身後，緩緩地走到靠近方桌的那一邊，彎下身去望着地毯。他也走過去看着，在那上面正有一塊小小的黑洞，顯然是被烟火燒的。父親不說一句話又站起來，他就悄悄地把烟斗裏的火止了。

雖然他已經到了三十幾歲的年紀，有了妻也有了孩子，年老的父親仍然永遠記着把尊嚴加在他的上面。父親是老邁了，卻有着年青人的精力。他好像忘記了他自己的年齡，從他那一雙發光的眼睛看來，他就是有着過人的才力。這是真確的，這座樓和一筆近百萬的存款都是由他的手中起來的。三男二女的教育都是由於他的供給，（一男一女是從外國也回來了，其餘的三個正在大學裏。）他睥睨一切，他否認一切近代的制度和學問，他想着若是沒有他的苦心經營，家中的一切都該變了樣子。他時常想的是：只要他們中的一個有我這樣的能力就好了。可是兒女們在他的眼裏都是那麼平庸沒有一個

有作爲的人。他想着如果沒有他，他們不知道成爲什麼！他們的生活和經驗都是那麼狹隘，學識上的造就也沒有什麼特出，他們配懂什麼？他們卻各自以爲自己是了不得，想來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因爲怕着別人的非笑，所以他覺得只有對他們加以相當的管束，雖然他們有的已經成爲孩子的父親或母親。

那個被遺嫁了的在美國讀了三年文學的女兒，就因爲這個有一點顯得固執的父親，和母家斷絕了往來。他並不難過，他的心中只是想着一天她會追悔自己的不是的。

「我真不懂近來這許多青年人都歡喜——」

「今天的雨有這麼大——」

他故意斷了他的話頭，走到窗前，拉開了絳紫色的窗幔，露了一點驚奇地望着窗外的雨景；可是老年人好像沒有注意他的話，雖然容他說出了半句，卻立刻用更高一點的語調來說：

「喜歡學外國人的皮毛，對了，就是一點點皮毛而已……」

父親說出了上半句，拉着自己的鬚尖，像經過了一番仔細的思慮之後，就又肯定地說了下去。他知道他不能再說下去，他只有靜靜地諦聽着，一直到他不要再說的時候。其實老年人所要說的話，即使是不移的真理，也不知道說過了多少次了。他記得清每個小的轉折，和每一個着重的字眼；但是他不能和他說：「這些話您早和我說過了！」他只好安靜地，忍着所有心中的煩躁，安詳地聽着，而且還不要忘記在什麼時候該答應着。他的心中卻在想着：「今天的運氣這麼不濟呀，怎麼會這樣巧就碰見了呢？」

窗外的雨好像有一點小下去了，壁鐘纔懶懶地敲了六下。他皺着眉，心中無時不在想着怎麼樣可以離開。父親的話卻像愈說愈有力量的樣子，他那沈重微沙的語音像在激動着這龐大的客廳裏的空氣，有着波浪一般的振幅，在向着他的全身壓來。他感到苦痛，他的心在叫喚着：「爲什麼在這個家裏我就得不到一點自由呢？」

「——不要以爲你們都長大了，在做這一方面你們還差得遠呢！現在你們也許覺得我這個老年嘮叨，如果沒有我這個人，你們試試看……」

父親有力地彎着他那強項的頸子點了兩三下，長滿了鬚子的嘴也掩不住那撇了下去的姿式好像在說：「沒有我，你們就一天也不能活。」隨着爲了咳嗽止住了話頭，他立刻就插嘴說：

「您近來還是時常咳嗽麼？」

「不，也許這是前兩天朝了點涼，我的身體倒算好，你們到老了的時，要是能有我這樣的體質就算好。」

接着那個固執的老年人就大聲地笑了一陣，他是那麼愉快而高興地笑着，身傍就像沒有一個人的存在。突然止了笑，問着：

「有人說大笑是可以增進人的健康，是麼？」

「是，快活總是比憂愁好的。」

他說完了這句話，無意地帶出來輕輕的嘆息。父親立刻睜大了眼睛逼視着他，等待着他自己說着自己的失言。可是他卻緘默地，低下了頭，不想再申說出來也不想加以解